

「盤」字考辨

姬秀珠

【本文提要】

我們提到「盤」字，很自然地聯想到，它是餐桌上盛菜的容器。但是追溯「盤」的歷史，早在殷商的二里岡時期（注一：商早期，約西元前十六至前十四世紀，稱為「二里岡時期」。商晚期，約西元前十三至前十一世紀，稱為「殷墟時期」。詳見陳芳妹：〈家國重器齒德俱尊——從院藏最古老的一批青銅器談起〉，《故宮月刊》第七卷第九期，民國七十八年十一月，頁 81。）即已出現「青銅盤」，其用途則與今日餐桌上使用的餐盤大不相同。

兩周「青銅盤」的基本形制，是大口、口沿平折、腹較淺、器體呈扁平狀。有的盤有耳，有的盤無耳，商代至春秋的盤大多有圈足，戰國以後多去圈足。（注二：朱鳳瀚，《古代中國青銅器》。天津：南開大學出版社，1995，頁 131。）試與今世飯桌上的「餐盤」相比較：用途原本不同，形制亦復有別，大小、重量、材質更是楚河漢界，互不干涉。

中國古代的文字，像其他任何古文明國家的文字一樣，是一種記錄語言的符號。文字是先民智慧的產物，從模擬、創造自然圖像，經過傳寫、淘汰、選擇，然後約定成俗，形成文字體系。因此，古文字的考釋，首先要辨識的是「字形」。

高明在〈古文字與古語言〉一文中說：「……藉著筆畫的形象來表達，就是“古文字”。……“古文字”是形、音、義三位一體的，在字形裏藏著字音，在字音裏藏著字義。」（注三：高明，《古文字學論集》。香港：香港中文大學，1983，頁 21-38。）姚孝遂在〈古文字的符號化問題〉一文中也說：「中國的古文字，就其構形原則來說，它是來源於客觀事物的圖像，是屬於象形文字的性質。……古文字的考釋，首先要辨識其形體。」（注四：同前注，頁 77-115。）

因此，辨識文字字形，是考證古文字的第一個步驟。「盤」字考辨從甲骨文、金文考證入手，再列舉《說文》與前賢「盤」字釋義互證，蒐羅「盤」字在文獻上的記錄，使「盤」字字形、字義清楚明白。實為正本清源，追溯古制

形義，以釋「古為今用」的文化真諦。

關鍵字：盤、甲骨文、金文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第一節 前言

我們提到「盤」字，很自然地聯想到，它是餐桌上盛菜的容器。但是追溯「盤」的歷史，早在殷商的二里岡時期^①，即已出現「青銅盤」，其用途則與今日餐桌上使用的盤子大不同。

兩周「青銅盤」的基本形制，是大口，口沿平折，腹較淺，器體呈扁平狀。有的盤有耳，有的盤無耳，商代至春秋的盤大多有圈足，戰國以後多去圈足^②。試與今世餐桌上的「餐盤」相比較：用途原本不同，形制亦復有別，大小、重量、材質更是楚河漢界，互不干涉。「盤」字考辨，為正本清源，追溯古制形義，以釋「古為今用」文化意義。

第二節 甲骨文「盤」字考

一、甲骨文所見的「盤」字

甲骨文「盤」字作「」（《戩》四五、一）、「」（《甲》一八三三）、「」（《甲》二三〇八般庚）、「」（《乙》一一五〇般父）、「」（《福》二自般）、「」（《鐵》二四、三）、「」（《拾》一二、三）、「」（《前》一、一五、六）、「」（《前》四、一六、八）、「」（《後》二、三、一五）、「」（《林》一、八、一一）、「」（《京津》二一三三）、「」（《掇》二、一八五）、「」（《師友》二、一四七）、「」（《明》七〇五）、「」（《摭續》一四七）等形。羅振玉《增訂殷墟書契考釋》所收甲骨文作「」、「」、「」、「」^③等形，與李孝定《甲骨文字集釋》作「」（《前》五、二七、五）、「」（《前》八、一一、四）、「」（《甲編》二一〇、一）^④等形。字象銅盤形，旁有耳以方便手持，也有的盤無耳。盤、般所以從「」者，象高圈足的盤，上象槃，下象圈足。其字形與古文「舟」相似，故漸漸與「舟」的古文重疊而訛從「舟」（）。孫海波《甲骨文編》收有「盤」字字

① 商早期，約西元前十六至前十四世紀，稱為「二里岡時期」。商晚期，約西元前十三至前十一世紀，稱為「殷墟時期」。詳見陳芳妹：〈家國重器齒德俱尊——從院藏最古老的一批青銅器談起〉。《故宮月刊》，1989年11月，7卷9期，頁81。

② 朱鳳瀚：《古代中國青銅器》。天津：南開大學出版社，1995年，頁131。

③ 羅振玉：《增訂殷墟書契考釋》。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民58年，頁39。

④ 李孝定：《甲骨文字集釋》。臺北：中研院史語所編，民59年，頁1933。

形，為了清楚起見，茲將甲骨文的「盤」字，表列於下，俾供檢索：

甲 骨 文	出 處
	姬佛佗《戲壽堂所藏殷虛文字一卷》四五、一
	董作賓《殷虛文字甲編》一八三三
	董作賓《殷虛文字甲編》二三〇八般庚
	董作賓《殷虛文字乙編》一一五〇般父
	商承祚《福氏所藏甲骨文字》二自般
	葉玉森《鐵雲藏龜拾遺》一二．三
	羅振玉《殷虛書契前編》一．一五．六
	羅振玉《殷虛書契前編》四．一六．八
	林泰輔《龜甲獸骨文字》一．八．一一
	胡厚宣《戰後京津新獲甲骨集》二一三三
	郭若愚《殷虛拾掇》二．一八五
	胡厚宣《南北師友所見甲骨錄》二．一四七
	明義士《殷虛卜辭》七〇五
	李亞農《殷虛摭續論》一四七

二、前賢對甲骨文「盤」字的考釋

甲骨文「盤」字，其基本構形的部件為「𠂔」（皿），「𠂔」（手），與「𠂔」之形，說解者多家。

(一)關於甲骨文「盤」字的考釋

可分兩部分來論述：一是「般（凡）庚」的考釋：一是「凡」字的考釋。

1. 「凡」即「槃」之初形，象盤形說

(1)陳夢家曰：「『凡』字象側立之盤形，『凡』、『皿』古是一字，即盤。」^⑤

秀珠謹案：「凡」字又象側立之盤形「𠃉」，故「凡」、「皿」兩字以甲骨字形來觀察，當時原本是同一個字，即今之「盤」字。

(2)吳其昌云：「更溯其夙，則『凡』、『般』一字，亦甚著顯。以原始之形而言之，則『𠃉』正為槃形，義已具足，初不煩更事增『彡』為『𠃉彡』。嗣又益以『彡』者，『彡』乃調味、扱羹、拭器之具，此亦不過為盃之增『彡』作『𠃉彡』，般之增『彡』作『𠃉彡』耳。以原始之聲而言之，衡以古無輕唇音之律，則『凡』、『般』、『班』、『盤』……實為同紐同韻，全無別異之聲。……以文字由簡趨繁逐漸增附之慣習言之：字本作『𠃉』後增『彡』而成『𠃉彡』，更增『皿』而成『𠃉彡皿』，此亦極自然之事耳。」^⑥又云：「『盤庚』之名，唐以前本皆作『般』……更溯其夙，則『凡』、『般』一字，亦甚著顯。」^⑦

秀珠謹案：吳其昌言，在契文中「凡→般→盤」為一字的分別詞，是非常著顯的三段變化^⑧，也符合漢字由簡趨繁，逐漸孳乳的習慣。他研究唐朝以前的古寫本《尚書》「盤庚」之名都作「般庚」字，證明「凡」、「般」原本就是一字。

(3)饒宗頤曰：「『庚子卜，爭貞：王『𠃉』，其蓍。之日，『𠃉』，蓍雨。五月。』（《前編》五、二七、五）按『𠃉』為盤字，此用作動詞，應讀如五子之歌『盤遊無度』之『盤』。《孔傳》『盤樂游逸。』盤本或作槃。」^⑨

秀珠謹案：饒宗頤就「甲骨文」而言：認為「凡」為「盤」之初文。

(4)屈萬里曰：「卜辭般庚或作凡庚：知般、凡古通。般、盤通用。」^⑩

秀珠謹案：屈萬里考證，卜辭「般庚」作「凡庚」，古「般、凡」、「般、盤」

⑤ 于省吾編：《甲骨文字詁林》。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6年，頁3166。（或詳《殷墟卜辭綜述》，頁432。）

⑥ 同前注，頁2844-2845。（或詳《殷虛書契解詁》，頁196-197。）

⑦ 同前注，頁2844。（或詳《殷虛書契解詁》，頁196-197。）

⑧ 所謂「分別詞三段變化」，詳：邱德修《新訓詁學·「分別詞三段變化」及其在訓詁上的應用》。邱德修：《新訓詁學》。臺北：五南出版圖書公司，民86年，頁705-719。

⑨ 《甲骨文字詁林》，頁2846。（或詳《卜辭通考》，頁346-347。）

⑩ 同前注，頁2846。（或詳《甲編考釋》，頁69。）

可以互通借用。

- (5)于省吾曰：「按：『凡』即『槃』之初形。《說文》訓『凡』為『最括而言也』（小徐本），乃其假借義。久假不歸，別製槃字以代之。」^⑪又云：「按字當釋『般』。古文字從受從支每無別。許書古文從支乃從支之訛。甲骨文或從『舟』或從『凡』，『凡』即『盤』之初形。甲骨文般或作『𠄎』，乃般之增『𠄎』為飾者，正從『受』，不從『支』。槃或盤乃後起孳乳字，初本作凡。《戠》四五·一『佳』，猶它辭之言『宙般』，《卜辭綜類》四六五誤摹『佳』作『隻』。」^⑫

秀珠謹案：于省吾云「凡」即「槃」的初形，並言《說文》訓「凡」假借為「最括」義；又因久假不歸，因此，另製「槃」字來代替原「凡」字。所以產生形聲字之緣故，係欲與「凡」的假借義作區隔，因而另製從木般聲的「槃」字。他綜述各家學者的看法，認為「槃」或「盤」是後起孳乳的字，「凡」即「盤」的初文，真知灼見，足以信從。

- (6)羅振玉云：「《說文解字》：『槃，承槃也。從木，般聲。古文作『𠄎』，籀文作『盤』，古金文作『般』。』卜辭或作『𠄎』，象形，旁有耳，以便手持。或省耳。」^⑬

秀珠謹案：羅振玉在這裏解釋的「盤」在「卜辭或作『𠄎』，象形，旁有耳，以便手持」，象帶耳有把手的「盤」形；古文作「𠄎」，籀文作「盤」，古金文作「般」。因而，論定「般」字就是「凡」、「盤」字。

- (7)王襄曰：「古槃字，與般通。」^⑭

秀珠謹案：王襄認為，古代「槃、般」兩字是通用的。

- (8)郭沫若曰：「『𠄎』乃凡字，槃之初文也，象形。前片作『𠄎』，即後來之『般』字，字當作𠄎，訛變而為從舟從受。而『杯槃』字乃益之以木作『槃』，或益之以皿作『盤』。金文〈伯侯父盤〉字作『𠄎』則從金。」^⑮

秀珠謹案：郭沫若云，「槃」之初文「𠄎」（凡），象盤形，後訛變而從舟。至於「杯槃」的「盤」字，後人因材質不同，而有增加「木」作「槃」

⑪ 同前注，頁 2849。

⑫ 同前注，頁 3168。

⑬ 同前注，頁 2843。（或詳羅振玉《增訂殷墟書契考釋》中，頁 39。）

⑭ 同前注，頁 2844。（或詳《殷墟甲骨文字類纂》正編第 6，頁 28 下。）

⑮ 同前注，頁 3166。（或詳《卜辭通考》，頁 29 背。）

字的，或增加「皿」作「盤」字的，而在銅器銘文中也有增加「金」作「鑿」字的。

- (9)李孝定云：「《說文》：『般，辟也。象舟之旋，從舟從殳，殳所以旋也。『𠄎』古文般從支。』契文從凡從𠄎，郭氏說𠄎、般、凡、槃、盤、鑿諸文衍變之跡是也。……《周禮·春官·司尊彝》云『皆有舟』，此言諸彝下有承槃（凡），字當作「凡」云，『皆有凡』也。」^⑮

秀珠謹案：李孝定引郭氏說，並對「𠄎、般、凡、槃、盤、鑿」六個字的孳乳衍變，作出肯定的結論。由般字「象凡（槃）之旋」其後「凡」、「舟」形近互訛，還有「象舟之旋」的說法。

2 卜辭「般（凡）庚」為「人名」說

- (1)陳夢家曰：「卜辭作『𠄎庚』者是武丁、祖甲和乙辛卜辭，作『凡庚』者是乙辛卜辭。『凡庚』晚於『𠄎庚』。」^⑯

秀珠謹案：即字體而言，陳夢家謂「凡庚」時代早於「般庚」，因此，「凡」字早於「般」字。

- (2)吳其昌曰：「『凡庚』者，即『般庚』也。在契文中亦變狀繁孳，作『𠄎』（《錢》八五·四）、『𠄎』（《凌》二·七·一〇）、『𠄎』（《錢》一七七·三）、『𠄎』（《前》五·二七·五）、『𠄎』（《前》八·一一·四）……諸形。（其昌按：古者根本無舟，但有凡（即槃）耳。）」^⑰又云：「『盤庚』之名，唐以前本皆作『般』，絕無作『盤』者，此觀于《漢石經》、《漢書·古今人表》，及陸氏《經典釋文》所校引之古寫本，莫不如是，即可概見。」^⑱

秀珠謹案：吳其昌言，以原始形狀考察「𠄎」字，正象槃的形狀。他研究「盤庚」之名，證明唐朝以前的古寫本《尚書》都作「般」字。據此可知，甲骨文「凡庚」就是「盤庚」了。

- (3)屈萬里曰：「卜辭般庚或作凡庚：知般、凡古通。……故書中例多，尤不勝枚舉。」^⑲

秀珠謹案：屈萬里云，古「般、凡」可以互通借用。

⑮ 同前注，頁 3166-3167。（或詳《甲骨文字集釋》，頁 2773。）

⑯ 同前注，頁 3166。或詳《殷墟卜辭綜述》，頁 432。）

⑰ 《甲骨文字詁林》，頁 2844-1845。（或詳《殷虛書契解詁》，頁 196-197。）

⑱ 同前注，頁 2844。（或詳《殷虛書契解詁》，頁 196-197。）

⑲ 《甲骨文字詁林》，頁 2846。（或詳《小屯殷墟文字甲編考釋》，頁 69。）

(4)羅振玉云：「古者槃與舟相類，故般庚之般從『𠃉』，或徑作『𠃉』，殆與『𠃉』字同。後世從舟與從『𠃉』同意。又以古金文例之，般庚之般，亦般孟字矣。」^②

秀珠謹案：羅振玉在這裏解釋：槃與舟相類，從舟與從『𠃉』同意，因此「般庚」就是「槃」、「凡」字。

(5)郭沫若曰：「此般庚作『𠃉』，『𠃉』乃凡字，槃之初文也，象形。前片作『𠃉』，即後來之『般』字，字當作般，訛變而為從舟從受。」^③

秀珠謹案：郭沫若云，「槃」之初文「𠃉」（凡），象盤形，後訛變而從舟。

(6)張秉權云：「般，是人名，在卜辭中，或稱自般：『貞：宙般其𠃉？（《佚》一九三）癸巳卜，𠃉貞：令自般涉干河東泚？（《甲編》一八三三十一九二九）』或像本版一樣，單稱為般：『宙般平田于并。（《佚》九五）般入十。爭。（《乙編》九六三）』^④

秀珠謹案：張秉權論證「般」，在卜辭中是作人名用。

(7)李孝定云：「卜辭多『般庚』連文，人名。」^⑤

秀珠謹案：李孝定說，卜辭「般庚」是人名。

(二)「凡」、「舟」易相混說

1. 李孝定云：「『般』字本從凡從支，象凡（槃）之旋，訛而從舟，還有『象舟之旋』之義。且契文即有從舟作『𠃉』者，知凡、舟二字混用，殷世已然矣。」^⑥

秀珠謹案：李孝定說，由般字「象凡（槃）之旋」其後「凡」、「舟」形近互訛，還有「象舟之旋」的說法。據此可知，凡、舟二字遠在殷商時代已經混用難別。

2. 徐中舒云：「『𠃉』從『𠃉』（凡）從『支』（支）；『𠃉』象高圈足槃，上象其槃，下象其圈足，製槃時須旋轉陶坯成形，故『般』有『槃旋』之意。《說文》：『般，辟也。象舟之旋。從舟從受；受，令舟旋者也。』甲骨文從『𠃉』（凡）從『舟』（舟）每易相混，故《說文》誤從凡為從舟，而有『象舟之旋』之說。」^⑦

秀珠謹案：徐氏說的甲骨文「般」字形構，至為允當；至於《說文》誤從「凡」為

② 同前注，頁 2843。（或詳《增訂殷墟書契考釋》中，頁 39。）

③ 同前注，頁 3166。（或詳《卜辭通考》，頁 29 背。）

④ 同前注，頁 3167。（或詳《殷虛文字丙編考釋》，頁 102。）

⑤ 同前注，頁 3166-3167。（或詳《甲骨文字集釋》，頁 2773。）

⑥ 同前注，頁 3166-3167。（或詳《甲骨文字集釋》，頁 2773。）

⑦ 徐中舒主編：《甲骨文字典》。四川：辭書出版社，1995 年，頁 949。

從「舟」之說，亦足以信從。他進而謂古人製陶盤必須旋轉陶坯成形，引申「般」而有「槃旋」之意，其說可圈可點，至為精當。到了青銅時代製造銅盤，必須先用陶土製成內模外範，亦必須「槃旋」陶範以成其器模，當然也可以引申為「槃旋」的意思。

三、小結

總之，甲骨文「凡」字，學者證明它就是今日的「盤」字，總括諸家之說，得到以下十一則結論，茲論述如下，以作結語：

- (一)「凡」字象側立之盤形，而「皿」亦取象於斯，所以古「凡」、「皿」原為一字說。
- (二)以形而言之，則「𠃉」正為槃形，義已具足；增「彡」為「𠃉彡」，所以又益以「彡」者，「彡」古人用來表示該器為用具。以聲韻而言「凡」、「般」、「班」、「盤」字，從「古無輕唇音之律」律之，則此四字實為同紐同韻。以文字由簡趨繁逐漸增附之慣習言之，字本作「𠃉」，後增「彡」而成「𠃉彡」，更增「丩」而成「𠃉彡丩」。因此，「凡」、「般」為一字，而「般」、「盤」也是同一個字。其分別詞演變過程為凡→般→盤。
- (三)古「槃」字，與「般」通；古「般、凡」、「般、盤」可以互借通用。
- (四)《說文》訓「凡」為概括義，因久假不歸，別製從木，般聲的「槃」字以代之；甲骨文「凡」即「盤」字的初文。
- (五)羅振玉云：卜辭作「𠃉」，象形，旁有耳，以便手持；或無耳。
- (六)「杯槃」字，益木作「槃」，或益皿作「盤」；金文〈伯侯父盤〉字作「𠃉𠃉」從金。
- (七)卜辭中之「般」或「般庚」是殷王之名。
- (八)至若凡、舟二字混用，殷世已然，俱見殷契所載。
- (九)甲骨文「般」或作「𠃉」，乃般之增「彡」；「槃」或「盤」乃後起孳乳字，初本壹皆作「凡」。
- (十)「盤」字本或作「槃」。
- (十一)「凡庚」即「般庚」亦即今本《尚書》的「盤庚」。

第三節 金文「盤」字考

一、金文所見「盤」字





我們依據自名「盤」的青銅禮器，其用途有：「寶盤」、「媵盤」、「旅盤」、「炒盤」、「尊盤」、「盥盤」、「盤盃」以及「盤匝」等，凡此種種在禮器銘文中一一記

⑳ 周安：《周金文存》。臺北：臺聯國風出版社，民67年。

㉑ 羅振玉：《三代吉金文存》。臺北：文華出版社，民75年。

錄下來。為清楚起見，茲將鄒安《周金文存》^②、羅振玉《三代吉金文存》^③、巴納、張光裕《中日歐美澳紐所見所拓所摹金文彙編》^④、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《殷周金文集成》^⑤與邱德修《商周金文集成》^⑥中所錄的「盤」字字形，依器銘、頁次、盤自銘、字形拓本，分別整理、歸納去其重覆者，羅列於下，俾供檢索：








(一)出自《周金文存》者

盤 名	頁 次	自 銘	字 形
兮伯吉父盤（舊題兮田盤）	《文存》887	盤	
虢季子白盤	《文存》880	寶盤	
寶盤	《文存》881	寶盤	
貞叔多父盤	《文存》883	寶盤	
允盤	《文存》886	盤盃	

② 巴納、張光裕：《中日歐美澳紐所見所拓所摹金文彙編》。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民67年。

③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：《殷周金文集成》。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4年。







④ 邱德修：《商周金文集成》。臺北：五南圖書出版公司，民75年。

齊侯盤	《文存》887	盥盤	
虢氏季子緡白盤	《文存》889	盤	
齊歸父盤	《文存》888	盥盤	
臯侯盤	《文存》896	媵盤	
干叔子盤	《文存》897	媵盤	
白者君盤	《文存》898	寶盤	
取膚盤	《文存》899	盤	
魯伯愈父盤	《文存》900	盤	
鄭義莒父盤	《文存》901	盤匝	









德盤	《文存》902	盤	
齊侯盤	《文存》903	寶盤	
公姑盤	《文存》905	寶(盤)	
史頌盤	《文存》906	盤	
魯伯厚父盤	《文存》908	媵盤	
穌甫人盤	《文存》908	媵盤	
茲女盤	《文存》909	盤	
單子白盤	《文存》910	寶盤	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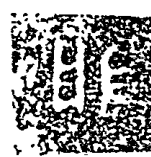
秀珠謹案：《周金文存》計錄盤銘三十六種，其中「盤」字字形清晰可辨識的，共輯錄出二十二個，自銘為「盤」、「寶盤」、「盤匝」、「媵盤」。其中歸納出：「般」、「盤」、「鑿」（從金）、「𠄎」（省形）四類「盤」字字形構。



①出自《三代吉金文存》^②者

盤名	頁次	自銘	字形
轉盤	1744	寶盤	
𠄎盤	1745	寶盤	
京未盤（高叔盤）	1748	盤	
𠄎盤	1749	盤	
楚王盤	1750	盥盤	
才盤	1753	盤	





② 羅振玉：《三代吉金文存》。臺北：文華出版社，民75年。


未五父盤 (叔五父盤)	1756	寶盤	
鬲盤	1756	盤	
穌冶妊盤	1757	盤	
師窶父盤	1757	姬盤	
中馭父盤	1760	尊盤	
楚季咺盤 (楚季盤)	1760	盥盤	
毛叔盤	1761	寶盤	
殷穀盤	1763	盤	

中子化盤	1765	盥盤	
鬲白盤	1769	盤	
楚王盤 (楚王會志盤)	1771	盤	
夆叔盤	1773	盥盤	
者尚余卑盤	1774	盤	
走馬休盤(休盤)	1775	尊盤	








秀珠謹案：《三代吉金文存》計錄盤銘六十三種，其中「盤」字字形清晰可辨識的，共輯錄出三十四個，略去與前表相同者十四：鬲父盤（與表一同，書法或稱謂有異，以下皆同茲女盤）、穌甫人盤、白厚父盤（表一魯白厚父盤）、史頌盤、魯白愈父盤（表一魯伯厚父盤）、取膚盤、干氏叔子盤、臍侯盤（表一臍侯盤）、白者君盤、歸父盤、齊侯盤、寰盤（表一寰盤）、毓季子白盤、兮甲盤（表一兮伯吉父盤）。盤銘自銘「盤」、「寶盤」、「盥盤」、「尊盤」、「媵盤」、「姬盤」，其中歸納出「盤」字形構，有：
、「」、「般」、「盤」四種字形形構。

(三)出自《中日歐美澳紐所見所拓所摹金文彙編》者：









盤名	頁次	自名	盤字字形
肇盤	365	盤	
兮母盤	443	寶盤	
叔高父盤	398	寶盤	
討中盤	641	盤	






《中日歐美澳紐所見所拓所摹金文彙編》計輯錄：盤銘三十三種，青銅盤自名「盤」、「盥盤」、「寶盤」、「腰盤」。其中金文「盤」字字形清晰可辨識的，共輯錄出十五個，略去與前表相同者十一：兮甲盤（表一兮伯吉父盤），虢季子白盤、寰盤（表一寰盤）、齊侯盤、囂伯盤、大宰歸父盤（表一齊歸父盤、表二歸父盤）、殷穀盤、才乍姜盤（表二才盤）、魯伯厚父盤、取膚盤、轉盤。歸納出「般」、「盤」、「」三類金文「盤」字形構。

(四) 出自《殷周金文集成》者：

盤名	頁次	自名	盤字字形
獮伯盤	105	盤	
吳盤	106	寶盤	
蔡侯盤	107	尊盤	
宗仲盤	107	盤	
季羸需德盤	109	寶盤	
伯百父盤	110	盤	
冥伯寔父盤	110	盤	

魯伯者父盤	113	盤	
真盤	115	寶盤	
荀侯盤	117	媵盤	
曾仲盤	118	旅盤	
虜金氏孫盤	118	寶盤	
徐王義楚盤	119	盟盤	
中友父盤	123	盤	
伯駟父盤	124	盤	


伯碩斝盤	127	盤	
魯嗣徒仲齊盤	130	盤	
鄧伯吉射盤	132	盥盤	
齊侯作孟姬盤	133	寶盤	
伯侯父盤	138	母媵盤	
昶伯庸盤	138	寶盤	
薛侯盤	141	盤	
尋仲盤	142	寶盤	


齊叔姬盤	146	寶盤	
般仲朱盤	146	盤	
曹公盤	147	母盤	
齊縈姬盤	150	寶盤	
楚羸盤	151	寶盤	
右盤	153	寶盤	
孫奎母盤	155	寶盤	
魯少嗣寇盤	156	盤匪	

陳侯盤	159	母媵盤	
曾子伯宥盤	158	旅盤	
伯夔盤	162	盤	
鬲皇父盤	166	盤	
呂服余盤	173	寶盤盃	

《殷周金文集成》略去與前三表相同者二十七：對仲作盤、轉盤、單子白盤、鬲父盤（表一茲女盤，表二三同）、蘇甫人盤、魯伯厚父盤、史頌盤、才盤（表二才盤、表三才乍姜盤）、叔五父盤、師爽父盤、魯伯愈父盤、齊侯盤、穌冶妊盤、彘盤、楚季咺盤、取膚盤、干氏叔子盤、番匚伯者君盤（表一二白者君盤）、中子化盤、毛叔盤、鬻伯盤、楚王禽志盤（表二楚王盤）、免盤（表一尢盤）、夆叔盤、走馬休盤、寰盤（表二寰盤）、兮甲盤。金文「盤」字字形清晰可辨識的，共輯錄出六十二個，青銅禮盤自名為「盤」、「寶盤」、「媵盤」、「母盤」、「旅盤」、「尊盤」、「盤匚」、「盤盃」、「盥盤」等等，其中歸納出「般」、「盃」、「盤」、「鑿」、「盪」五類金文「盤」字字形。

(五)出自《商周金文集成》者：




盤名	頁次	自名	盤字字形
季單盤	3257	盤	

《商周金文集成》金文「盤」字字形清晰可辨識的，共輯錄出六十個，略去與前四表相同者五十九，餘季單盤「」字字形。

由此觀之，金文「盤」字形構，分別作「般」、「盘」、「盤」、「鑿」、「盪」、「盤」、「盤」、「盤」、「盪」、「盪」（省形）十種金文「盤」字形構，應無異議。

二、前賢對金文「盤」字的考釋







學者前賢為金文「盤」字考釋，說解者多家，即目力所及，抄錄如下，俾供比較論證之資：

(一)吳式芬云「盤」字金文作「（般）」、「（鑿）」、「（盪）」字形說。

清吳式芬《攬古錄金文》摹寫銅盤銘文「盤」字，共計十八字。茲依盤銘自名、頁次、盤名、字數、金文「盤」字形與同途，一一列表於下，以清眉目，俾供檢索：




自名	頁次	盤名	字數	金文「盤」字	用途
盪盤	725	仲子化盤	19		仲子化自作盪盤
	810	歸父盤	24		①歸父為忌盪盤 ②以薪眉籌
旅盤	573	曾中盤	13		①曾中自作旅盤 ②子孫永寶用

母盤	682	伯侯父盤	17		①伯侯父作母盤 ②斲眉壽萬年
	726	于叔子盤	19		①干叔子作母媵盤（媵器） ②子孫永寶用
女盤	431	茲女盤	7		鬲父作女寶盤
	918	女嗣盤	34		①黃子白作女媵盤（媵器） ②斲眉壽萬年無疆 ③子孫永寶用
姬盤	511	魯伯厚父盤	10		魯作厚父作姬媵盤（媵器）
	608	魯作愈父盤	15		①魯伯愈父作姬朕頰盤 ②其永寶用
	637	齊侯盤	16		①齊侯作姬寶盤 ②其萬年眉壽無疆
	707	仲獻父盤	18		仲獻父作姬尊盤
	1144	寰盤	103		①寰作尊姬寶盤 ②紀王冊賜 ③其萬年子孫永寶用

盤	594	史頌盤	14		①史頌作盤 ②其萬年子孫永寶用
	708	取盧子商盤 (取膚盤)	18		①取盧子商鑄盤用媵 (媵器) ②子孫永寶用
	747	叔妊盤	20		①胥侯作媿盤 ②其眉壽萬年 ③子孫永寶用
	778	般仲盤	22		①般仲宋作盤 ②其萬年眉壽 ③子孫永寶用
	1173	虢季子白盤	111		①虢季子白自作寶盤 ②紀伐玁狁之功勳，受王賞賜 ③子孫萬年無疆
	1233	兮田(甲)盤	133		①白吉父作盤 ②紀伐玁狁之功，受王賞賜 ③其眉壽萬年無疆 ④子孫永寶用

秀珠謹案：依上表可知吳式芬所摹寫記錄的金文「盤」字書體，可歸納為三種形構，分別作「般」、「鑿」、「盤」。銅盤銘文有自名為盥作盤的「盥盤」，為家人作盤的「旅盤」、「母盤」、「女盤」、「姬盤」等等。

(二) 鑿、盤，承槃說

高田忠周《古籀篇》曰：「《說文》『』，承槃也。從木般聲，古文從金作『』，籀文從皿作『』。《禮記·大學》所謂『湯之盤銘』是也。但金刻文字，概皆從皿，而此器獨從金，古字之存者也。」^③

秀珠謹案：高田忠周《古籀篇》記載「盤」字，〈大學〉所謂「湯之盤銘」是也；古

③ 周法高主編：《金文詁林》。香港：中文大學出版，1975年，頁3756。（或參考高田忠周：《說文古籀篇》，頁22。）

文從金作「鑿」，籀文從皿作「盤」。

(三) 槃、鑿、盤，承槃說

商承祚曰：「《說文》槃，承槃也。從木，般聲。『鑿』古文從金。謹案甲骨文作『𠄎』、『𠄎』或旁有耳，以便手持。舟若承槃，故槃與舟相似。甲骨文又或作『𠄎』，則假『般桓』字為之。金文〈王宜人甗〉作『𠄎』、『𠄎』、『𠄎』、『𠄎』同。〈兮甲盤〉作『𠄎』同。〈伯侯父槃〉從金作『鑿』；與此槃同。槃，以木為之，則從木；以金為之，則從金；示其器，則從皿；其意一也。」^④

秀珠謹案：商承祚認為「槃以木為之則從木，以金為之則從金，示其器則從皿」，或因器物材質之不同而益增偏旁；或表示其為器用，則加以「皿」為偏旁。

(四) 古金文多以「般」為「盤」說

王國維《史籀篇疏證》曰：「《說文》槃，籀文作盤，從皿。古金文多以『般』為『盤』，惟〈般仲盤〉與〈齊大僕歸父盤〉字與籀文同。」^⑤王國維《戩壽堂所藏殷墟書契考辨》：「『𠄎』，疑盤字，從『𠄎』與從皿同意，……知『𠄎』、『𠄎』、『𠄎』皆象盛物之器也。」^⑥

秀珠謹案：王國維《史籀篇疏證》云，古金文多以「般」為「盤」，惟〈般仲盤〉「𠄎」與〈齊大僕歸父盤〉「𠄎」字與籀文「盤」字俱從「皿」作，此可證《說文》所收籀文係有根本之說。

(五) 槃，盥手器，又曰「盥盤」、「承盤」、「承舟」說

高鴻縉《中國字例》曰：「按：槃，古之盥手器，〈內則〉《注》曰：『槃，承盥水者是也。』甲文作『𠄎』者，為盤之象形文，象其上有圈框，下有圈足。作『𠄎』者，羅振玉曰：『象形，旁有耳，以便手持也。』其作『𠄎』者，為『搬』之初字，從『𠄎』與從『𠄎』同。……金文盤字多書為『𠄎』者，亦用字之通假也。後世以其為皿也，作『盤』。以其為金製也，作『鑿』，以其為木製也，作『槃』，皆『𠄎』之後起字矣。『盥盤』曰『盤』，『承盤』亦曰『盤』，『承盤』亦曰『承舟』。舟與盤，物有大小而用絕異，以字形相近，故習用通之。」^⑦

秀珠謹案：高鴻縉謂，金文「盤」字多書為「𠄎」，是用字通假。後世因其用為皿，作「盤」；因其為金製，作「鑿」，以其為木製，作「槃」；皆為「𠄎」之後起形聲字。高氏此說係受商承祚的啟發，然後加以發明：盥

④ 同前注，頁 3756-3757。（或參考商承祚：《古考》，頁 58。）

⑤ 《甲骨文字詁林》，頁 3173-3174。（或參考王國維：《史籀篇疏證》，頁 20。）

⑥ 同前注，頁 3173-3174。（或詳王國維：《戩壽堂所藏甲骨文字考釋》，頁 70 下。）

⑦ 《金文詁林》，頁 3757。（或詳《中國字例》二篇，頁 128。）

盤曰「盤」，承盤亦曰「盤」；承盤亦曰「承舟」，舟與盤，以字形相近，互訛，而非通用。

(六) 盤從皿，言類別，從金，言材質說

張日昇曰：「『𠄎』象槃形，其說是也。……甲骨文槃作『𠄎』，般作『𠄎』，本不相同。盤從皿，言其類；『鑿』從金，言其質，並後起形聲字。」^③

秀珠謹案：張日昇謂：甲骨文槃作『𠄎』，象槃形。盤、皿具後起形聲字；盤從皿，言其類別；從金，言其材質；蓋本商、高二家之說而來者也。其詳請參閱上文所引。

(七) 「盥」字，就是「盤」字說

唐蘭曰：「『盥』字從酉盤聲，就是盤字。另外一個蔡侯誦之尊盥，字跡很清楚。……盤本以盛水，但也可以盛酒漿，所以從酉。」^④

秀珠謹案：唐蘭認為「盤」本以盛水，但也可以盛酒漿。其說有是有非，謂「盤」所以盛水，則是；謂「盤」也可以盛酒漿，恐不然矣。至於〈蔡侯誦盤銘〉從「酉」作者，「酉」即「酒」的初文，表示其用亦是水器類耳。

(八) 盤作『𠄎』象形，為「槃」之初文說

郭沫若《卜辭通纂》云：「『𠄎』乃凡字，槃之初文也，象形。……而杯槃字乃益之以木作槃，或益之以皿作盤。金文伯侯父盤字作『𠄎』^𠄎，則從金，均繁文也。」^⑤

秀珠謹案：郭沫若舉以木作槃、以皿作盤、金文伯侯父盤銘作『𠄎』^𠄎為例，從木、皿、金，均為形符，用來表示說形聲字的義類。

(九) 盤金文作『𠄎』、『𠄎』、『鑿』、『盤』說

李孝定《甲骨文字集釋》曰：「金文作『𠄎』〈兮甲盤〉、『鑿』〈虢季子盤〉、『𠄎』〈沈兒鐘〉、『鑿』〈殷穀盤〉、『𠄎』〈鬲伯盤〉、『𠄎』^𠄎〈楚王盤〉、『鑿』〈楚王會恣盤〉、『鑿』〈中子化盤〉、『鑿』〈歸父盤〉、『鑿』〈轉盤〉。」^⑥又曰：「金文作『𠄎』〈般甗〉……『𠄎』〈利鼎〉、『𠄎』〈區公匜〉、『𠄎』〈免盤〉、『𠄎』〈齊侯盤〉、『𠄎』〈西皇父簋〉、『𠄎』〈于氏弔子盤〉。」^⑦曰：「金文作『𠄎』、『𠄎』〈散

③ 同前注，頁 3758-3759。

④ 同前注，頁 3757。（或詳《五省序》，頁 3。）

⑤ 《甲骨文字詁林》，頁 3166。（或詳郭沫若《卜辭通纂》，頁 29 下。）

⑥ 同前注，頁 1964-19965。

⑦ 同前注，頁 3167。

盤〉。」^④

秀珠謹案：李孝定舉金文各種不同寫法以證青銅盤銘文為「盤」字，例證繁多，鐵案如山，足以信從。


三、小結

「盤」字，從字形而言，甲骨文「𠄎」字，象盤形，既經孳繁演變成金文「般」字、「鑿」字、「盤」字，由此可得以下六條結論：

(一) 金文「盤」字構形，分別作「般」、「盘」、「盤」、「鑿」、「盪」、「盪」、「盪」、「盪」、「盪」、「盪」、「盪」字形。銅盤銘文有自名用途為「盪盤」、「旅盤」、「媵盤」等等。由金文「盤」的形構可見，古文字左右、上下反書，以及簡省、增衍、替代（同形、同義字假借）等的實例證明。

(二) 槃，古代盪手時承接棄水的盪器。

(三) 出土青銅盤自銘為「盪」，又有指明其器用者，故盤又曰「盪盤」、「承盤」，亦曰「承舟」。


(四) 「杯槃」字，益以木作「槃」，以皿作「盤」。金文〈伯侯父盤〉字作「」，則從金，從木、皿、金，都是經過繁衍孳乳的形聲之字。盤從皿。言其類別；鑿從金，言其材質；「槃」以木為質則從「木」，以金為質則從「金」，表示其器用則從「皿」；更進一步說，文字的演變是因器物的材質，而衍增偏旁誕生了許多形聲之字。

(五) 唐蘭提出「盪」字從酉盤聲，就是「盤」字。另外一個蔡侯黼之尊盪，字跡很清楚。盤本以盛水，故從「酉」表示其為水器，「酉」即「酒」的初文，酒必須用「水」來釀造，故用「酉」表示。

(六) 金文「盤」字多書為「盪」，為用字通假。後世因為它的用途為皿（盪手承盤），而從皿作「盤」；因為它的材質為青銅製品，而從金作「鑿」；因為它的材質為木材製品，而從木作「槃」；都是「𠄎」的後起形聲之字。

第四節 《說文》「盤」字考

一、《說文》所見「盤」字

(一) 「盤」字的形構，《說文解字》云：「，承盤也。從木，般聲。」^④許慎解「盤」字字義，為「承盤」。段玉裁《注》云：「承盤者，承水器也……古之盪手者，以匱沃水，以盤承之，故曰『承盤』。」^⑤

④ 同前注，頁 2845。（或詳《甲骨文字集釋》，3978 條。）

④ 許慎著、段玉裁注：《說文解字注》。臺北：黎明文化公司，民 65 年，頁 263。

⑤ 同前注，頁 263。

(二)《說文》云：「『𦉰』古文從金。」^④段玉裁《注》又云：「蓋古以金，後乃以木。」^⑤

(三)《說文》云：「『𦉰』籀文從皿。」^⑥段《注》云：「今字皆作『盤』。」^⑦

秀珠謹案：「盤」字，許君、段氏皆謂盥手之承盤。古以金，後乃以木，籀文從皿。

許君《說文》「盤」字或從木作，或從金作，或從皿作。

二、前賢對《說文》「盤」字的考釋

前賢對《說文》「盤」字的解說，即目力所及，已有多家，例如：

(一)承水器說

段玉裁《說文解字注》云：「承盤者，承水器也……古之盥手者，以匱沃水，以盤承之，故曰『承盤』。〈內則·注〉曰『槃，承盥水者。』《吳語·注》曰『盤，承盥器也。』〈大學·湯之盤銘〉曰：『苟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』；正謂刻戒於盥手之承盤。故云『日日新也』，古者晨必洒手，日日皆然。……據〈內則〉所云，知之。槃，引申之義為凡承受者之稱；如《周禮》『珠槃』，『夷盤』是也。」^⑧

秀珠謹案：古人每天早晨一定要「洒手」；盥手者，用匱盛水澆之，用雙手沃盥，棄水下流於承槃之中。所以，盤為盥手的「承器」。

(二)承槃之用有三說

桂馥《說文義證》云：「承盤也者，《一切經音義》八：『槃，圓器也。』馥謹案：不皆圓形……曹植〈承露槃銘〉：『盛之安者莫如盤』。馥謹案：盤之用有三。

《周禮》『王府若合諸侯，則共珠槃、玉敦』《注》云『古者以槃盛血，此會盟之槃也』。僖公二十三年《左傳》『乃饋盤餐』；《史記·滑稽傳》『杯盤狼籍』；晉太康《起居注》『齊王出藩詔賜榼樽檍杯盤各有差』；〈李尤槃銘〉『或以承觴，或以受物，既舉清觴又成口實』；此飲食之槃也。〈吳語〉『奉槃匱，以隨諸御』；韋云『盤，承盥器也』；《禮·內則》『適父母舅姑之所，少者奉槃，長者奉水，請沃盥』鄭《注》『槃，承盥水者』；〈喪大記〉『沐以瓦盤』〈大學〉引〈湯之銘〉，此洒濯之槃也。」^⑨

秀珠謹案：《說文義證》記載《周禮》「珠槃」：古者會盟，以槃盛血，是會盟用的槃；《左傳·僖公二十三年》「乃饋盤餐」；《史記·滑稽傳》「杯盤狼籍」；太康《起居注》「杯盤各有差」；〈李尤槃銘〉「或以承觴，或以

④ 同前注，頁 263。

⑤ 同前注，頁 263。

⑥ 同前注，頁 263。

⑦ 同前注，頁 263。

⑧ 同前注，頁 263。

⑨ 丁福保，《說文解字詁林》。臺北：鼎文書局，民 68 年，頁 5-773。

受物」；是指餐盤、杯盤，飲食、飲酒、受物、承觴用的槃。〈吳語〉「奉槃匝」；〈內則〉「少者奉槃，沃盥」；〈喪大記〉「瓦盤」；〈大學〉「湯之盤銘」；是指洒濯、沃盥用的槃。總之，古代「承盤」之用途有三：會盟之槃、飲食之槃、洒濯之槃是也。更清楚的說，就是無論是會盟、飲食之前都必需用「盤」等沃盥器洒（洗）濯。

㊦承盤，舟臺之屬說

王筠《說文句讀》云：「『𦉰』，承盤也。承盤者，舟臺之屬也。《周禮》『彝皆有舟』，鄭司農曰『尊下臺，若今時承盤是也。』其用有三《周禮·掌舍》之『珠槃』，此會盟之槃也。《左傳》『乃饋盤餐』，此飲食之槃也。〈內則〉『少者奉槃』，此洒濯之槃也。」^②

秀珠謹案：《說文句讀》、《說文義證》皆云，「盤」之用凡有三：會盟之槃、飲食之槃、洒濯（沃盥）之槃。桂、王二氏之說，壹皆清儒的見解。

㊦槃為盛盥後沃水的承水器說

朱駿聲《說文通訓定聲》云：「承盤也，從木般聲，古文從金，籀文從皿……按：槃，承水器，盥用之匱水沃手，下流于槃。《廣雅·釋器》：『盂謂之槃。』……《儀禮·士虞禮·記》：『執槃西面。』……《周禮·凌人》：『共夷槃，冰。』；《注》：『漢禮器：大槃廣八尺，長丈二尺，深三尺，漆赤中。』又〈玉府〉：『共珠槃、玉敦，槃以盛牛耳，敦以盛牛血也。』」^③

秀珠謹案：《說文通訓定聲》在這裡提出「槃」是沃盥時的承水器，而它的另一種用途：「夷槃」為「漢禮器，大槃廣八尺，長丈二尺，深三尺，漆赤中」，本為尸床下的承盤。可見發展到漢朝禮制，用它來盛冰冷卻屍體，使不易腐壞，此一事實，可以上溯至《禮記·喪大記》：「沐以瓦盤」；《周禮·凌人》：「共夷槃，冰」所保留下來的記錄。據此可知古代也是用「冰」來保存尸體的證據。

㊦槃古文作「𦉰」，今文從籀文作「盤」說

高翔麟《說文字通》云：「槃，承槃也，從木般聲，古文作『𦉰』，今作『盤』，從籀文。薄官切。徐鍇曰『《春秋傳》：季孫宿伐齊取鐘，以為公盤。』是盤亦以金為之也。」^④

秀珠謹案：《春秋傳》：「季孫公盤」是盤以青銅鑄之，故其字從金作「鑿」字。

② 同前注，頁 5-774。

③ 同前注，頁 5-774。

④ 同前注，頁 5-774。

(六) 槃籀文從皿作盤說

邵瑛《群經正字》云：「槃，承槃也，從木般聲，籀文從皿作盤。今經典多名《說文》正字，其偶有作盤者，如《左僖公二十三年傳》：『乃饋盤餐』、《禮記·喪大記》：『沐以瓦盤』、《大學》：『湯之盥銘』從籀文也。」⁵⁵

秀珠謹案：《群經正字》云，經典多以《說文》「槃」為正字，而今文從籀文作「盤」字。

三、小結

綜上所論，許慎《說文解字》解釋「盤」字，為承盤，已成定論。段玉裁《注》進一步分析：承盤就是承水器，古人盥手，以匱沃水，以盤承接，故稱為「承盤」。古文從金「鑿」，今人從籀文從皿之「盤」。

綜合各家之說，《說文》之「盤」字，具有以下數義：

- (一) 盥手之承盤；盥手者，用匱水澆手，棄水下流於承槃中。
- (二) 槃，基本器形為圓形，主要作用有三：會盟珠槃，飲食杯盤，洒濯沃盥之盤。
- (三) 《說文通訓定聲》提出「槃」是沃盥時的承水器，而它還有另一種特殊用途：為「漢禮器，大槃廣八尺，長丈二尺，深三尺，漆赤中」，類似今日的冰屍的冰櫃。
- (四) 《群經正字》云，經典多以《說文》從木之「槃」為正字。

第五節 「盤」之稱謂考

從青銅盤器上的銘文，可以看出青銅盤自銘其器的「稱謂」。為了清楚起見，條例如下，俾供參考。

青銅禮器中有：

- 一、自名為「盤」的，例如《史頌盤銘》云：「史頌作盤其萬年子=孫=永寶用」（圖一）⁵⁶。《殷穀盤銘》：「唯正月初吉儕孫殷穀作盥（盥）盤其子=孫=永壽」（圖二）⁵⁷、《伯侯父盤銘》：「伯侯父媵叔 \square 𠄎（ 𠄎 ）母盤（盤）用斝（斝）眉壽萬年用之」（圖三）⁵⁸；
- 二、或自名為「寶盤」⁵⁹的，例如《真盤銘》云：「真作寶盤其萬年子=孫=永寶用」（圖四）⁶⁰、《單子白盤銘》云：「單子白作寶盤」（圖五）⁶¹、《毛叔盤銘》云：

⁵⁵ 同前注，頁 5-774。

⁵⁶ 見《周金文存》，頁 906。

⁵⁷ 見《三代吉金文存》，頁 1763。

⁵⁸ 見《殷周金文集成》，頁 138。

⁵⁹ 青銅盤自名為「寶盤」的，有：虢季子白盤、寰盤、轉盤、白者君盤、單子白盤、周齊侯盤等等。

⁶⁰ 見《殷周金文集成》，頁 115。

⁶¹ 見《周金文存》，頁 910。

「毛叔媵彪氏孟姬寶盤其眉壽無疆子=孫=永保用」（圖六）^{⑥②}；

- 三、或自名為「媵盤」^{⑥③}的，例如〈魯伯厚父盤銘〉云：「魯伯厚父作仲姬俞媵盤」（圖七）^{⑥④}、〈蘇甫人盤銘〉云：「蘇甫人作媵（姐）妃襄（娘）媵（媵）盤」（圖八）^{⑥⑤}、〈干氏叔子盤銘〉云：「干氏叔子作仲姬客母媵盤子=孫=永寶用」（圖九）^{⑥⑥}；
- 四、或自名為「盥盤」^{⑥⑦}的，例如〈鄭伯吉射盤銘〉云：「鄭伯吉射自作盥盤子=子=孫萬年永寶用享」^{⑥⑧}（見本篇第一章圖五）、〈楚季盤銘〉云：「楚季 作媵（妳）尊媵盥盤其子=孫=永寶用享」^{⑥⑨}、〈仲子化盤銘〉云：「仲子化用保楚王正相用其吉金自作盥盤」^{⑦⑩}；
- 五、或自名為「尊盤」的，例如〈蔡侯盤銘〉云：「蔡侯 作尊盤」（圖十）^{⑦⑪}、〈走馬休盤銘〉云：「用乍（作）朕文考日丁尊盤休其萬年子=孫=用寶」（圖十）^{⑦⑫}；
- 六、或自名為「炒盤」的，例如〈楚王禽志盤銘〉云：「楚王禽志戰獲兵銅正月吉日室（室）盥炒盤以共載棠」（圖十一）^{⑦⑬}；
- 七、或自名為「旅盤」的，例如〈曾仲盤銘〉云：「曾仲自作旅盤子=孫=永寶用之」（圖十二）^{⑦⑭}、〈曾子伯吝盤銘〉云：「曾子伯吝用其吉金自作旅盤其黃耆靈（靈）冬（終）萬年無疆子=孫=永用享」（圖十三）^{⑦⑮}；
- 八、或自名為「盤盃」^{⑦⑯}的，例如〈呂服余盤銘〉云：「……用作寶盤盃其子=孫=永寶用」（圖十四）^{⑦⑰}、〈宄盤銘〉云：「……用作盤盃其萬年寶用」（圖十五）^{⑦⑱}；
- 九、或自名為「盤匝」的^{⑦⑲}，例如〈鄭義父盤銘〉云：「鄭義父作盤匝其眉壽無疆子=

⑥② 見《三代吉金文存》，頁 1761。

⑥③ 青銅盤自名為「媵盤」的有：魯伯厚父盤、干氏叔子盤、蘇甫人盤。

⑥④ 見《周金文存》，頁 908。

⑥⑤ 同上注。

⑥⑥ 見《三代吉金文存》，頁 1762。

⑥⑦ 青銅盤自名為「盥盤」的，同上注所錄輯的有：齊侯盤、大宰歸父盤、聶叔盤。

⑥⑧ 見《殷周金文集成》，頁 132。

⑥⑨ 見《三代吉金文存》，頁 1760。

⑦⑩ 同前注，頁 143。

⑦⑪ 同前注，頁 107。

⑦⑫ 同前注，頁 174。

⑦⑬ 同前注，頁 160。

⑦⑭ 同前注，頁 118。

⑦⑮ 同前注，頁 118。

⑦⑯ 容庚：《商周彝器通考》。臺北：文史哲出版社，民 72 年，頁 459。容庚云：「又稱盤盃（免盤），意其所鑄之器為盤及盃也。」青銅盤自名為「盤盃」的，在《周金文存》中錄輯「宄盤」。

孫=永用」(圖十六)^⑦、〈魯少嗣寇盤銘〉云：「……盤匝其眉壽萬年永寶用之」(圖十七)^⑧等等。

據此可知，兩周金文有自稱本名為「盤」、為「寶盤」、為「媵盤」、為「盥盤」、為「尊盤」、為「炒盤」、為「旅盤」(古宗族以「旅」為單位，此處亦可解釋為「多數」或為宗族所鑄的盤)、為「盤盃」以及為「盤匝」的「青銅盤」。

因此，青銅盤由「盤銘」可知盤的用途至少有四：

- 一、 斝(祈)眉壽萬年無疆，子孫永寶用的寶藏器類：寶盤、旅盤、尊盤；
- 二、 陪嫁用的媵器類：寶盤、媵盤；
- 三、 盥洗用的盤盃、盤匝類：盥盤、盤盃、盤匝。
- 四、 反應出古代盥器的組合為「盤」與「盃」，「盤」與「匝」的事實：盥盤、盤盃、盤匝。

《禮記·內則》云：「少者奉盤，長者奉水」^⑨；這是指出古人「奉水沃盥」的方法。鄭玄《禮記注》解釋「盤」，為承盥水的容器^⑩。由此說明，兩周時代的「青銅禮盤」，是用來澡手沃盥的承水器。

我們想利用王國維「二重證據法」來研究傳世資料中的「盤」與出土實物資料中的「盤」，使之彼此互證，藉以明白其究竟。以上所論證者，就是利用青銅盤銘「盤盃」、「盤匝」等第一手資料與經典文獻內容互證的「二重證據法」。

第六節 結語

「盤」字從甲骨文、金文至篆文，我們由「𠄎」→「𠄎」→「槃」→「盤」→「盤」分析而言，其字形結構的變化則如下表所示：

「𠄎」→「𠄎」→

槃	木製。
盤	金製。
盤	瓦製；今字從此作。

由字形上的變化，正好可以反映出「禮器」因時空遞進，材料更替，制度不同，用途改變，而寫下文明的進化軌跡，沿著這些軌跡，可以獲得古人生活的進化史。

古人洗手「奉匝沃盥」，使用盥手器皿，是一個「槃」配合一個「匝」。凌廷堪

^⑦ 見《殷周金文集成》，頁173。

^⑧ 見《周金文存》，頁886。

^⑨ 青銅盤自名為「盤匝」的，在《周金文存》中錄輯「鄭義父盤」。

^⑩ 見《周金文存》，頁901。

^⑪ 見《殷周金文集成》，頁130。

^⑫ 《禮記》(十三經注疏本)。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民68年，頁518。

^⑬ 同前注，頁518。

《禮經釋例》云：「凡祭，尸不就洗，別設槃、匱以待之。」⁸⁴尸祝的沃盥，與侍奉父母沃盥、夫妻新婚交沃，都是「沃盥奉盤」的定制。總而言之，古代舉凡行婚禮、冠禮、祭禮、喪禮、孝養之禮以及各種的飲食之禮等，都和「盤」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。

「盤」字，從字形而言，甲骨文「凡」即「盤」字的初文。羅振玉認為「凡」字卜辭作「𠄎」，象形，旁有耳，以便手持，象側立之盤形。甲骨文「般」或作「𠄎」，乃「凡」之增「攴」。甲骨文「𠄎」字，象盤形，學者證明它就是今日的「盤」字。經過孳繁演變成金文「𠄎」字、「鑿」字，篆文「盤」字，《說文》正篆隸定為「槃」字。

金文「盤」字由銅盤銘文歸納出：「般」、「盘」、「盥」、「盤」、「鑿」、「鑿」、「盥」、「盥」、「盥」、「盥」、「盥」等形構書體。銘文有自名用途或為「盥盤」、或為「旅盤」、或為「腰盤」、或為「寶盤」等等。

「般、般、凡、槃、盤、鑿」六個字是「盤」字孳乳衍變的結果，「槃」字，益木作「槃」字，或益皿作「盤」字，金鑄則作「鑿」字，從木、皿、金，都是經過繁衍孳乳的形聲字。「槃」字以木為材質，「鑿」字以金為材質，從「舟」、「酉」、「皿」字則表示它的用途。由此，可以說明文字的演變是因器物的材質，而衍增偏旁，產生了許多的形聲字。《說文》訓「凡」為概括義，因久假不歸，別製「槃」字以代之。古「凡、般」、「般、槃」、「般、盤」可以通用。

後人將「盤」稱為「盥盤」、「承盤」、「承舟」，清儒及近代學者解釋「盤」的主要作用有三項：珠槃會盟，飲食杯盤，洒濯沃盥。「青銅盤」是古代「沃盥」時，用來承接盥水的盥器。因此，「盤」字考釋的結論是：「凡」（攴）、「般」、「盘」、「盥」、「盤」、「鑿」、「槃」、「鑿（擊）」、「鑿」、「盥」、「盥」為一字，其「分別詞」演變過程作：

凡（攴）→般→盤（槃、鑿、鑿、盥、鑿（擊）、盥、盘）。

（分別詞三段變化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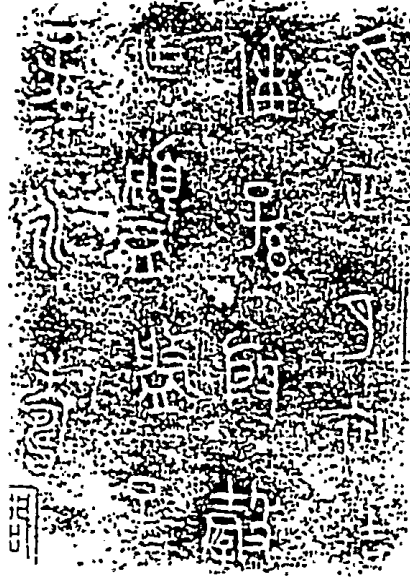
（本文作者現任空軍軍官學校專任講師，高雄師範大學兼任講師）

⁸⁴ 凌廷堪：《禮經釋例》。臺北：商務印書館，民 68 年，頁 282-283。

茲將圖一至圖二十一分別排列於下，俾供查索：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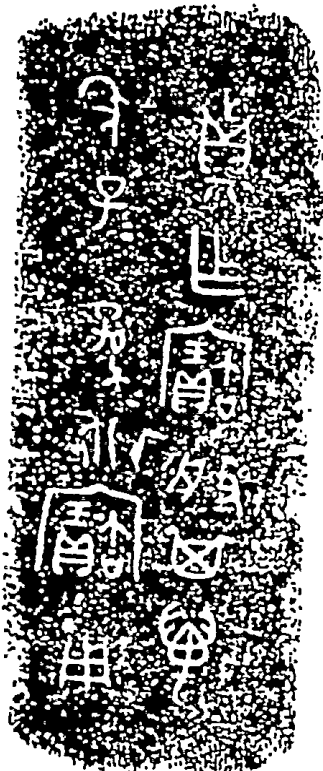
圖一 史頌盤銘
(般)



圖二 殷穀盤銘
(盤)



圖三 伯侯父盤銘
(盤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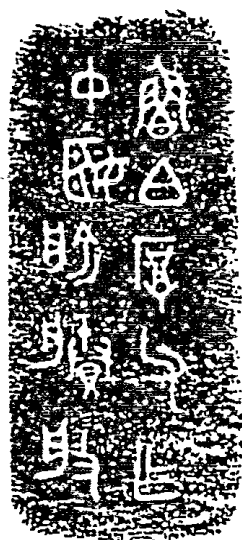
圖四 真盤銘
(寶盤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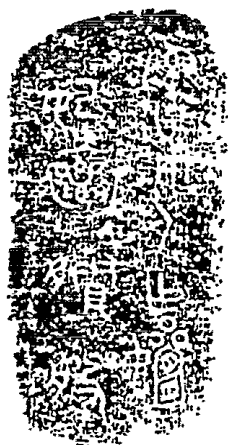
圖五 單子白盤銘
(寶盤)



圖六 毛叔盤銘
(寶盤)



圖七 魯伯厚盤銘
(姬媵盤)



圖八 蘇甫人盤銘
(姐姬媵盤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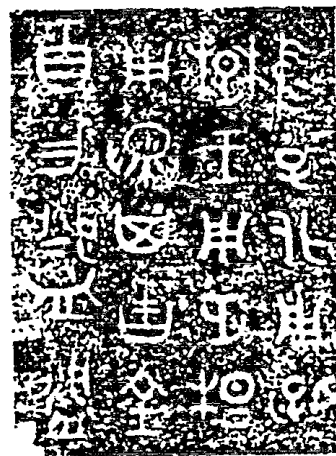
圖九 干氏叔子盤銘
(母媵盤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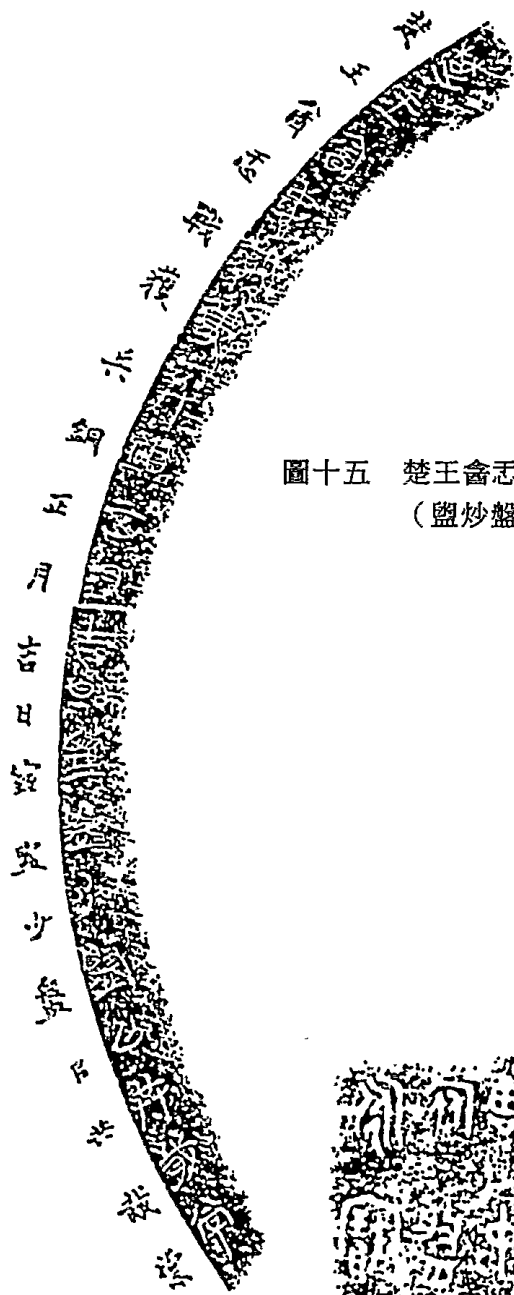
圖十 鄧伯吉射盤銘
(盥盤)



圖十一 楚季盤銘
(盥盤)



圖十二 中子化盤銘
(盥盤)



圖十五 楚王畬忞盤銘
(盥炒盤)



圖十三 蔡侯盤銘
(尊盤)



圖十四 走馬休盤銘
(尊盤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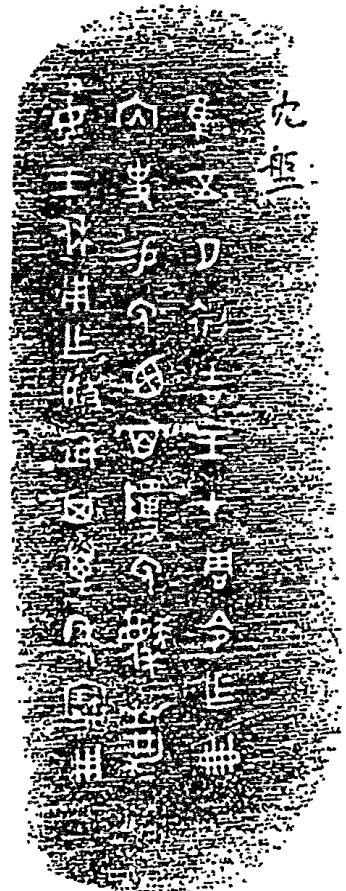
圖十六 曾仲盤銘
(旅盤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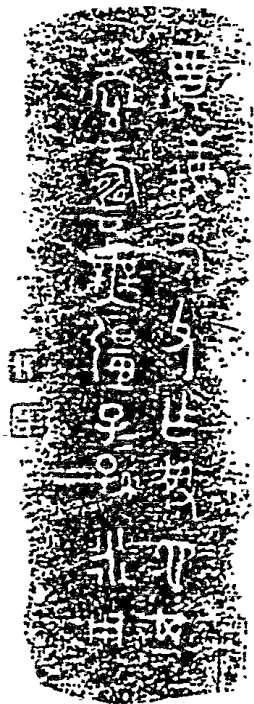
圖十七 曾子伯吝盤銘
(旅盤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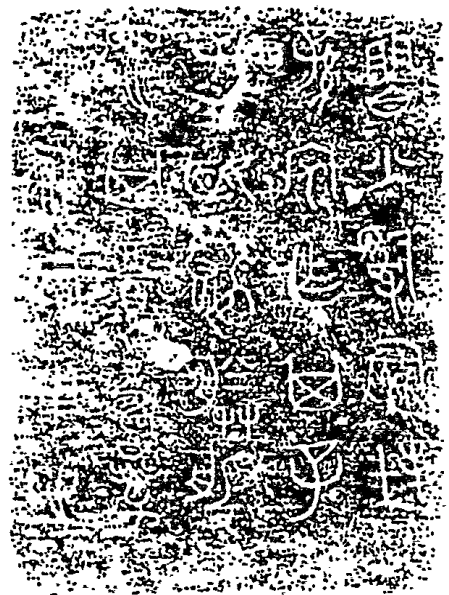
圖十八 呂服余盤銘
(寶盤盃)



圖十九 允盤銘
(盤盃)



圖二十 鄭義盤銘
(盤匝)



圖二十一 魯少嗣寇盤銘
(盤匝)